

薇薇安的日記：四月

4月1日，星期二：我以為在3月為兩個系列所做的所有工作結束後，我能有短暫的休息，但是並沒有，接著就進入紅色標籤所需的最後一個印花版的製作，還要趕上處理其他各種事情的腳步。我必須讀伊恩為我寫的傳記的初稿並作一些筆記。其中我特別要確認正確無誤的一件事，是我的動機以及驅動我的力量。

我已經讀了這本書的一半，我覺得它是好的。從那些愛我的人們那兒，有些事讓我感到意外——那些我不知道或沒有體認到的事。

4月8日，星期二：我的生日。因為不喜歡麻煩，我通常不慶祝。待在家，收到花，很美，這天快結束時累積了有一些。謝謝你們。一點的時候伊恩抵達，我們把整本書過一遍。星期二他又來一次，我們從早上10.30工作到下午6.30。除了特殊活動外，四月這個月大抵在做一些紅色標籤的工作——

主要是修改及完成從義大利寄來的針織衫樣品、試穿和為走紅毯選擇布料，沒有做金色標籤的工作——

雖然這是我們最重要的系列，總是被留到最後。辛西亞為了氣候革命的工作，和辛蒂一起忙得不可開交，我設法參與一些討論，尤其是「我們需要談談壓裂」。



我好不容易出席了其中一次權衡品質與數量 (QvQ)的週會，這週會的目的是濃縮及減少我們公司的規模及產品。剩下的任何空閒時間都花在和依恩一起校正我的傳記初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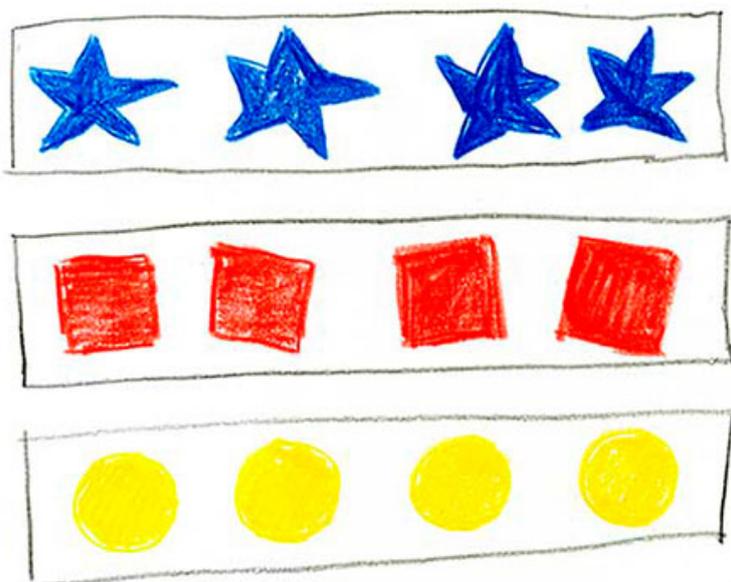
4月9日，星期三：到于爾根家討論關於我們下次活動的主意—
宣傳，最重要的一點是選誰作為模特兒。

晚上，和我們的朋友羅倫斯共進晚餐（他帶著約翰一起來）。他們在同一家公司工作，這家公司和某個網路巨頭相關。我向羅倫斯要他的簡歷，而他也給了我：一份很個人的簡歷，說明他做了哪些事，為什麼做。他用第三人稱的語氣寫，我已經把這簡歷張貼在氣候革命的網站上。據我所理解，羅倫斯和約翰尋找他們認為將由獲得手機而受益的社會族群，羅倫斯的主要目標是賦予婦女權利，而手機是她們控制及安排生活（比如經由銀行業務和小額信貸）的工具。

他告訴我，有一個女人經由使用她先生的手機，找到一個軟體，用這個軟體，她教會自己寫字，然後再教她村子裡其他的女人，現在她是一家大公司的領導人—我想，是和通訊相關。

不可避免地，談話的內容帶到網路之惡。我想到5歲的莉拉坐在媽媽旁邊（她必須帶她來工作—

和我們一起），在她們可以回家之前，想辦法打發時間。莉拉有一臺電腦！這是她的任務，她必須安排不同顏色的形狀成為這樣。



手畫的看起來不怎麼壞。但我從沒看過比她螢幕上整齊的圖形更醜的東西。我說：「那真的很無聊，不是嗎？每個人都知道藍色和紅色，或星星和圓圈的差別，我猜這是為兩歲小孩設

計的遊戲。」（上帝不容！）

「這是最喜歡的遊戲。」她回答說，一面啓動標準的小英雄避免或消滅那些不間斷迎向他的垃圾東西的遊戲。人類經驗的最低點，毫無美感與志向。

有一次，一個家長為這些遊戲辯護，說這對訓練反射反應有益；童年時我玩過許多奇妙地令人振奮的遊戲：跳繩，往牆上或門上耍弄2顆或3顆球，彈子戲和桌球，這些對反射反應都很有幫助。如果我是莉拉，我會讀書或畫畫。

只按鍵盤而不思考，不停地分心，沒有焦點，和現實脫節。

另一個我們不可避免地討論到的是，社交媒體使抗爭活動成為可能。這是好的，而我們真的需要在這方面多加建設。還有，網上請願到底有多有效？維基解密和其它非政府組織已經揭發了事實及宣傳之間的不同。人們不再輕信政治宣導，這也是為什麼他們其中有一些變成種族歧視（或伊斯蘭歧視）的政黨。之後會談更多和這相關的內容。

和羅倫斯談話很好。他問該問的問題—我們談論對我而言重要的事情。

4月12日，星期六：做完瑜伽，大約中午我們搭計程車到我弟弟戈登和他的伴侶潔若汀家。我們開車到在潘耐思的葛羅索普，這是我們出生的地方。我帶著一本潔若汀的書，在高速公路上我才開始讀—

魯道夫·紐瑞耶夫的傳記。我們要去參加表姐的金婚慶祝活動。我和表姐伊迪絲有很多年沒見面了，當她打電話來邀請我的時候，她告訴我某件事，我有聽到但忘記了。他的先生肯中風，且因此癱瘓了。過去八年來，伊迪絲除了一週打一次高爾夫球，她的生活就是照顧他。她說的方式是這樣的—「我必須要整理他。」

對肯來說必然更困難，但儘管困難重重，人們始終熱愛生命，我當然要去參加。伊迪絲告訴我，我（當時13歲）和一個小男孩，是結婚照上的賓客中，到如今依然存活的兩個。

儀式很美好，好的自助餐和好的演說。我們和我們的表兄弟姐妹以及朋友們重逢。

我們在旅館中待了兩晚。我的表親海柔與家人和我的同學邁克來看我們。我享受和戈登相處的時光，他是個充滿資訊的人。我還喜歡和青少年孫兒李和天空以及他的男朋友辛聊天。我告訴他們我的生活哲學，你必須跟隨你感到興趣濃厚的路徑。我還記得我還在學校讀書的時候，對女孩兒們來說，最迷人的工作是當護士或老師，否則妳必須做秘書或會計；現在還是一樣。我建議天空，她可以修學藝術史。

安德瑞亞從沒到過那裡，他「不知道英格蘭可以像那樣」。這裡很美而且這是我的家，我想我們都最愛我們的出生地。隆登戴爾谷地分佈在山丘之間。從我們家可以通往三個方向，每一邊都完全不同：德比郡皮克區的綠色山丘，柴郡的樹林，約克郡的荒原。

我們開車載安德瑞亞經過荒原地區到荷姆弗爾斯（電視劇：最後的夏日之酒），堆疊的岩石頗為壯觀，曾經是個羊毛小鎮，工廠蓋在人煙稀少的山丘之間，以方便取用水力。我們想要



到跨越荒原、約兩個小時車程的麥頌羅伊德，去一間木鞋工廠，但我們沒有時間。

星期一我們和海柔及她的女兒寶拉一起散步，走過燕子林，然後下到魔鬼橋，就像以前一樣

。當孩子們在水裡玩的時候，其他家人們會在溪邊野餐聊天。安德瑞亞愛極了這兒，我們「經過上頭」走回去，在那兒我們被一隻找媽媽的小羊跟著，他之後找到了她。他是隻小公羊，所以他很快會被宰殺—

寶拉說當這些小羊們被帶走的時候，她覺得很遺憾，你聽到羊媽媽們整夜地哀嚎。之後我們開車經過壯觀裸露的荒原，然後回到倫敦。

4月18日，星期五：到史密斯廣場的聖約翰教堂聆聽聖約翰受難曲。啓蒙時期的交響樂。記住，我不相信上帝，但我相信「完美」的概念。有一天我將仔細地解釋。

我自小在英國聖公會宗教的背景下來長，我們所唱一些讚美詩的曲調是從這曲目而來，但根本不太可能確切地對上，因為這音樂是如此豐滿：合唱團及樂器，合唱團高音部的伴唱，和逐漸增強的低音部，和曲調的累積，層層疊加，不斷改變及增高；音樂充滿了你，你無法把它釘住，你不想這麼做，你只是這世界（一個讓你入迷的世界）的一部份，而你騎在巴洛克音樂的催眠旋律上。這是新教之宗教禮拜的不同之處，當你，你自己和每個人一起歌唱時，讓音樂充盈你，否則天主教禮拜早被合唱團帶走了。在其間的是詠嘆調，每個不同的聲音由不同的樂器伴奏，而故事由朗誦者訴說。這一位，傑若米·奧文登，是有史以來最好的。他的表情、聲音和動作是如此清晰！

整體而言：充滿了有所節制的豐盛。你也許可以將之和亨利·盧梭畫作中重現的自然相比較。

4月19日，星期六：馬克·史拜的生日。馬克在還是個孩子般大的時候就和我一起工作，至今許多年了，由主要設計師，他一變而成機械師，接著管理我們的大衛斯街分店。我們仍有記得馬克掌店時期的顧客，還穿著他為他們搭配的服裝。很棒的造型師。他的朋友為他安排了驚喜—我們都到了。他享受了美好的時光。

4月20日，星期日：到康沃爾，待在我兒子喬那兒。家族成員試著在復活節的時候聚在一起，慶祝對我母親及父親的回憶。朵拉在年裡的這個時間去世。



4月22日，星期二：安德瑞亞和我今天回去。我剛完成這些摘錄的編寫及選擇，紐瑞耶夫傳—第一篇、第二篇，我分三篇刊載在氣候革命的網站上。在我們開車下去時我還在讀—開安德瑞亞的車，這輛車他很少開，多半借給朋友開。

我希望我們可以多待一天，但我們必須回去。我們所在之處很棒，在火爐邊聊天、烹飪。比起潘耐思更為甘美（當我孩提時代住那裡時，從不曾看過櫻草在那兒生長，只有零星的薑花及很多野風信子），但這裡樹籬邊的土堤就是精靈的花園。

4月23日，星期三：于爾根到我家拿我的肖像—是傳記要用的。他顯得開心，傳記將會很棒。我們一起吃了些東西、聊了一下，他是我們的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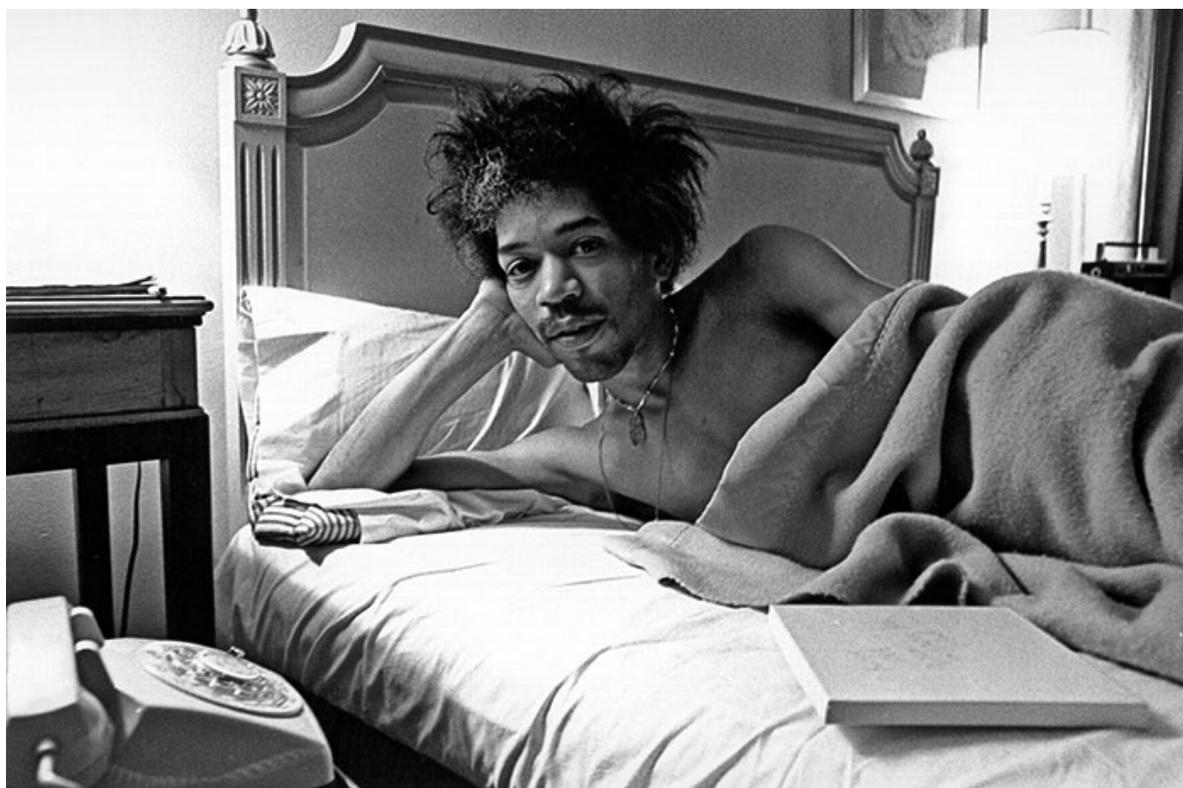
4月26日，星期六：莎拉為她的朋友們舉辦了一個家庭晚會，他們剛好也是我們的朋友。我給莎拉一條小圍巾，其他人帶了蛋糕和酒。她煮了十分，十分好吃的咖哩餐點！我們都待在

廚房聊天、吃東西，直到莎拉最後把我們請到樓上的客廳，在那裡，如果我們想，我們可以跳舞，而且柯博特在那兒調製雞尾酒。柯博特是莎拉的丈夫，他的樂團（Zodiac Mindwarp 和 The Love Reaction）不時還表演——他從事資訊安全的工作。

柯博特讓我握着他最喜愛的吉他，它是如此地重，我沒法子拿著它超過一分鐘。當他給我另一把吉他，我發現所有的吉他都很重，我或許可以抱著那把大約十分鐘。我說：「亨德里克斯是最偉大的搖滾歌星。永遠。」（那包含了貓王）「最好的，」柯博特贊同地說。

難怪吉米·亨德里克斯把那把吉他各處拋着，把它從自己身邊丟開，減輕重量，再把它像舞伴一般地拉回來，難怪他放火燒它，就像它是他的愛人。人們說他總是背著吉他。（我看了一部紀錄片，安德瑞亞叫我去看電視，但我們沒有看完，因為我們不想聽到關於他死亡時的事）。這些明星只能活到年輕的歲數。我這輩子生活著仿佛我是年輕的，但是現在我老了，我不只瞭解到青春的珍貴，也瞭解到它實際上是別的東西。

吉米是美麗的。還有他打扮的方式！當時沒有像他一樣的，他顧盼、演奏、移動和歌唱的方式；他有一種在呼吸時歌唱然後接著說話的方法：他像風一般地歌唱。吉米·亨德里克斯。



沒有意料到的事發生了。我們的朋友羅伯特喝醉了。沒意料到的是他說的話：「薇薇安我們全都得投英國獨立黨，如果我們不這麼做，我們這國家會有伊斯蘭教法。」不論我們說什麼，都不能讓他看到這兩者間毫無關聯，所以我們一個一個都忽略他，他在那過夜，隔天早上他告訴莎拉他沒有要投英國獨立黨。他怎能在喝醉時想到這樣的事呢？「酒後吐真言？」

在各政治派別中這麼流傳着：英國獨立黨存在的主要原因，是可悲的卡梅倫和米利班所領導的兩個主要政黨的錯。當然是。當他們說情況會變得更好的時候，人們不相信他們。也有例外，因為投機的關係，有些人由房地產市場的增值中獲利，但這給窮人帶來更糟的生活。過去幾十年來，從這整個世界被帶進資本主義系統以來，根據一般統計數據，窮人變得更加窮困。資本主義只能在強壯的獵物變得虛弱時蓬勃發展。當這系統持續，貧窮也會增加。情況是如此地糟，到如今各地的窮人都更窮。

英國獨立黨和這兩個主要政黨是一樣的，同樣帶往毀滅的老配方，唯一不同的是英國獨立黨給了我們一個敵人。資本主義以戰爭心態運作，一個真實或虛構的敵人是必要的（讀「1984」）。如果我們要拯救自己，仇恨跟民族主義是我們需要清單裡最後的兩樣：不是競爭而是合作，一個全球性的解決方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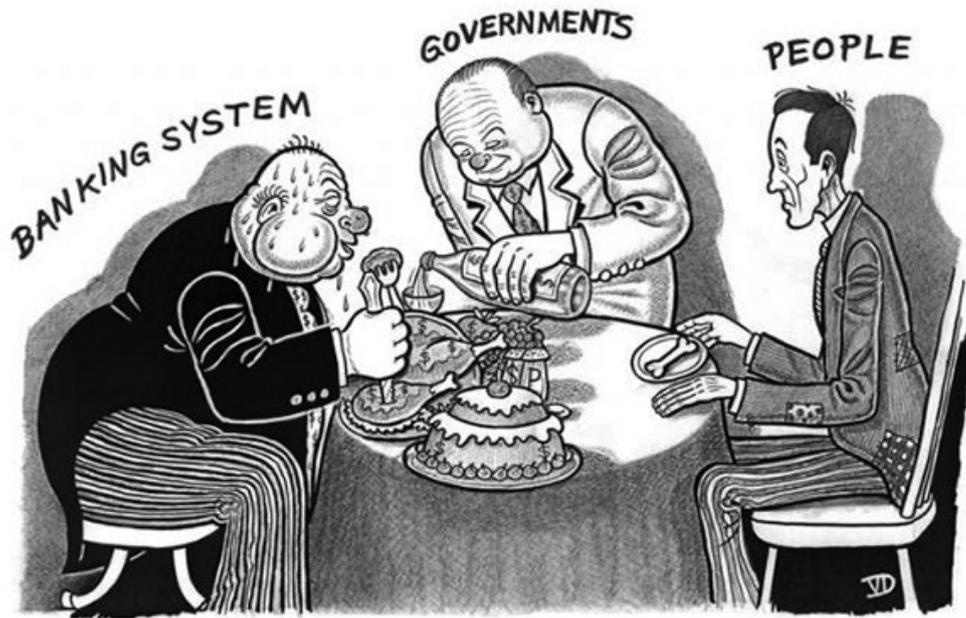
我們需要新的政治。如果我們採取

「對這星球好的，是對經濟好的；對這星球不好的，是對經濟不好的」
這樣的原則，我們將會得到。



WHAT'S GOOD FOR THE PLANET IS GOOD FOR THE ECONOMY"
"WHAT'S BAD FOR THE PLANET IS BAD FOR THE ECONOMY"

這當然是氣候革命，也是綠黨的目標。



我們的政客太過害怕，以至於不想改變他們的政治。我們的政客是反人民的。他們太害怕改變只支持大企業的政治。麻煩的是，一般民眾也怕。200年來，我們被訓練為消費者。自由市場資本主義依賴於消費，我們同意企業可以賺取不合常理的利潤，因為那為我們帶來「成長」——

不論那利潤是否滲透到一般百姓。我們必須先改變我們的價值觀，之後我們才會擁有金錢真正的價值。

4月27日，星期日：巴比肯中心。馬勒的第7號交響曲。我問安德瑞亞我該寫些什麼？他說：「不知道他的人該試著去認識他，每一次我聽他的音樂，都是令人難以置信的經驗，我真的認為它在生活中添加了些什麼。」

我（安德瑞亞）第一次聽說他，當然是在維斯孔蒂改編自托馬斯·曼小說的電影「威尼斯之死」。我當時很年輕。有任何人看過任何更好的嗎？你聽到沙灘上的閒聊及兒童玩耍，然後音樂聲蓋過它們——那是維斯孔蒂。」



席瓦娜·曼噶諾，威尼斯之死—服裝：皮耶羅·托西

4月28日，星期一：舉辦活動拯救大黃蜂的人們（[大黃蜂的困境](#)）來找我。我對於能對著攝影機在他們的影片中說幾句話感到高興。我提到任何事都是互相關連的。問題是人們只看到孤立的事件：做這個！做那個！為什麼？因為你可以，而且如果你毒害地球，而改變大氣以及氣象模式，而因此失去蜂類，那時我們將發現另一個孤立的解決方案——就找些便宜的人力，而人類可以幫植物授粉。

